



哲 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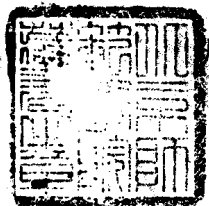
一个神秘世界的见闻

1267/240

一个神秘世界的见闻

哲 中

1753/28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09737

909737

封面设计、插图：马克宣

一个神秘世界的见闻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通县辛店印刷厂印刷

字数 85,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4 $\frac{13}{16}$ 插页 2

1983年7月北京第1版 1983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6,000

书号 10019·3474

定价 0.40 元

目 录

DF53/28

一	“进去出不来”的地方	1
二	乌鲁木齐——库车——和田航线上	4
三	长长的高轮牛车队	11
四	沙海风光	18
五	神秘的沙山	23
六	叶尔羌河的传说	27
七	土满堂——一千年前的绿洲	33
八	二千年的沙漠古城之灭迹	41
九	生死攸关的九天	47
十	海子里的美餐	56
十一	阿克苏一条街	64
十二	白水河风情	68
十三	沙漠森林	76
十四	“无疆野马”——塔里木河	83
十五	鹿	91
十六	沙漠上的婚礼	99
十七	清澈的孔雀河	108
十八	无人村今昔	114
十九	罗布泊一日	122

二十 地下神秘世界的窗口已经打开 126

后 记 128



— “进去出不来”的地方

在我国新疆南部，在天山、帕米尔高原、喀喇昆仑山、昆仑山和阿尔金山环抱的塔里木盆地，有个名叫塔克拉玛干的大沙漠。它长约一千公里，宽约四百公里，面积三十二万四千平方公里，有两个浙江省大，比英国的面积还要多九万平方公里，是我国最大的沙漠，也是世界上几个著名的大沙漠之一。

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是一块神秘的地方，历史上有许多人想去探寻一个究竟，却没有成功。他们不是在荒无人烟的广袤大漠中迷失道路、饥渴而死或被风沙埋没，就是在它的恐怖无情的自然威力面前望而生畏无功而返。维吾尔族人给它命名为“塔克拉玛干”，意思就是“进去出不来”。西方探险家则干脆称它为“死亡之海”。

在新疆维吾尔族民间，流传着关于这个神秘地方的各种传说。

有的说，塔克拉玛干里有座古城，它埋在沙漠中间的沙堆里；但在露出地面的塔、墙和房屋的颓垣旁边还到处撒有许多

金子和银锭。如果是结伙的强盗到那里去，用骆驼把金银驮走，他们和他们的驼队就会中魔，老是围着古城转圈子，一直到他们筋疲力尽走得倒毙了为止。他们要是把金银放回原处，那魔法就解除了，人才有救。如果是个贪婪的富豪只身一人进古城去偷金银，他的四周便立刻会出现无数只野猫来攻击他。他要是把金银放下，又会听到有人呼唤他的名字，他会立即中魔，跟着喊声走进沙漠绝境饥渴而死。

有一个传说是这样的：塔克拉玛干里，有个人间天堂。那里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们互相敬爱，互相帮助，过着歌舞升平、丰衣足食的生活。进这个天堂去的人，必须要有一颗纯洁善良的心，恶人是进不去的。在旧社会，被巴依^①、伯克^②逼得活不下去的维吾尔族穷苦人，真有成群结队进沙漠找人间天堂的，但只见他们进去，不见他们回来。人们说：“他们到天堂里过好日子去啦！”

还有这样一个传说：塔克拉玛干沙漠里，有座用金子筑的宫殿，宫殿里尽是幸福。到里面去的人要吃有吃，要喝有喝，要穿有穿，要乐有乐。但是，进去的人，在得到幸福以后，一个个都变成了懒汉，把宫殿外面还在过穷苦日子的人们忘记了。这事触怒了胡大^③，胡大用一把金锁把宫殿锁住，在宫殿门上贴出一道告示，只有想着别人幸福的人，才能得到开金锁的钥匙。但由于世人的私心太重了，难以做到这一点，结果，幸福的宫殿千年万载老锁在沙漠里。

① 财主。

② 官吏。

③ 真主。

.....

我在小学里便听到过关于塔克拉玛干的传说，这个少为人知的神秘地方引起了我的极大好奇心。我决心长大以后要去那里探索个究竟。

这个愿望，在解放以后真的实现了。

一九五九年，我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踏上了到边疆、到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路程。

到了新疆，我被分配到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生产战线报》当记者。那时，生产建设兵团已经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周围摆开了开荒造田的广阔战场，建设了大片绿洲。我的职业，使我有许多时间到塔克拉玛干去采访、旅行和生活。一九六五年以后，我还带着一个连队，参加了开发大沙漠南部腹地的战斗。沙漠里不但留着我的足迹，还印着我的汗水。我逐渐了解了塔克拉玛干，它给了我许多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知识。我爱塔克拉玛干！



二 乌鲁木齐——库车 ——和田航线上

到新疆第二年的七月五日，我从乌鲁木齐坐飞机，经过库车到和田采访，有机会从天空鸟瞰这个大沙漠。

乌鲁木齐时间比北京时间晚两个小时。早上七点，在北京太阳已经升得老高了，乌鲁木齐天才亮。飞机飞上白雪皑皑的天山之颠时，左边窗口玻璃上，抹上了一道天色大亮的白光。这时，塔克拉玛干沙漠，已经呈现在前面了。沙漠上白雾茫茫，任啥景物也看不到。朝霞出来时，白雾仍不退去，但雾色逐渐由白变红，沙漠上红艳艳地象只硕大的红玛瑙，光彩迷人极了。太阳升起来了，红雾又变成金雾，仍是那么苍苍茫茫，如同一个罩着金色面纱的俏丽女子，你见不到她的轻颦浅笑，她却真真切切地看到了你。

飞机进入南疆，顺着塔里木盆地边缘上空飞行。左边是塔克拉玛干沙漠，右边是迤邐的天山，机身下面是绿色的走廊。明镜般的博斯腾湖，飘带似的蓝蓝的孔雀河，苍老的焉耆

古镇，以出产香梨闻名的幽静的库尔勒，富饶的轮台绿洲，一一从机翼下面闪过。太阳挂到沙漠上空时，一位身穿制服、头戴小花帽的维吾尔族航空姑娘，笑盈盈地从前舱走出来对大家说：

“约奥达西拉^①！本班客机中途站库车机场就要到了。在库车机场按规定停留四十五分钟起飞。刚才接到无线电通知，和田正在下大雨，飞机不好降落。因此，我们要在库车等候较长时间。大家下机后，可以进城去游玩，机场有大轿车接送。库车是龟兹古国，丝绸之路中道要驿，西边山上库木吐拉、森木赛姆、克孜尔朵哈千佛洞里的一幅幅绚丽多彩的壁画，展示出它的悠久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库车的克孜^②长得最美……”

航空姑娘介绍的库车西山的千佛洞，是古龟兹国的重要石窟寺群，开凿时间比闻名于世的敦煌莫高窟还早，始于公元三世纪，相继营造到十一世纪前后。千佛洞的壁画，是我国珍贵的艺术遗产，被誉为“古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航空姑娘说库车的姑娘长得美，这我在来库车以前就听说过。“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库车的克孜一朵花”，这是传得很远的一首歌谣。据说清代乾隆皇帝宠爱的香妃，就是从库车选去的。相传，这个封建君王，一天夜里梦见在西域边城街上，走着一位怀里抱着一只花公鸡的美丽姑娘；醒来后，他下旨西域各地官吏，为他寻找这个姑娘。有一天，在库车的街上正巧悠悠走动一位怀里抱着一只花公鸡的姑娘，姑娘的

① 同志们。

② 姑娘。

长相很象乾隆梦里遇到的那位美女。当地官吏当即送她进京，作了乾隆的妃子，名为香妃。香妃在北京宫廷生活一段时间后，由于思念家乡亲人，茶饭不思，乾隆皇帝无法，只好派大臣用官轿送她回乡省亲。香妃还没有到达新疆，就在途中病逝。香妃的祖籍是喀什人，乾隆皇帝在喀什用琉璃砖为她修建了一座坟墓。这座墓，后人称之为香妃麻扎^①，现在是国家重点保护的文物之一。下一年我到喀什，曾去香妃麻扎游览过。这座掩映在绿树红花里的琉璃砖坟塔，里面躺着的不仅有香妃，还有她的父母兄弟姐妹。奇怪的是香妃坟棺比她的兄长要小，这可能是遵照香妃家族的规矩，按长幼次序安排的。香妃由京返里坐的轿子，还完好无损地放在她的瓷棺旁边。我去参观时，正遇上一群维吾尔族妇女在墓前凭吊。她们用手抚摩香妃墓上的琉璃砖，把从琉璃砖上摸到的灰土涂到自己脸上和身上。我问看管麻扎的阿訇，她们这是干什么，阿訇说，这是她们对香妃的一种尊敬的表示。

我趁飞机停留的时机，游览了库车县城。

这天正逢巴扎^②。维吾尔族的男女老少，赶着马车，坐着牛车，骑着毛驴，从四面八方的绿洲里出来，向库车街上走去。我们的汽车一出机场，我就看到马路前方走着一群如花似玉的维吾尔族姑娘。从她们头上都梳着十七、八根辫子，我知道她们是些尚未出嫁的十七、八岁的姑娘^③。她们的身材象一株株挺拔的白杨树，又高挑，又秀丽，穿的都是当地姑娘最爱

① 坟墓。

② 集市。

③ 维吾尔族女孩子，长一岁在头上梳一根辫子，以示岁数，也是一种美的打扮，等到出嫁时，才合梳成一根或两根辫子。

穿的艾底丽斯连衣裙^①，裙子的颜色又鲜艳又和谐。很会打扮的维吾尔族姑娘，总是按照自己的性格、爱好，特别是肤色裁制衣服的。走在当中的一位姑娘，穿一件黑色的艾底丽斯连衣裙，里面衬着红长衫，朴素中有华丽，庄重中有活泼，力量中有轻巧，随着轻盈的步骤，在阳光里闪耀光彩，美极了，艳极了。这群姑娘头上有戴花帽的，有戴花头巾的，也有两样都戴的。库车是无核杏干产地，姑娘们花帽上绣的都是粉红色的杏花。唯有那个穿黑色艾底丽斯连衣裙的姑娘，脑门上戴一只拳头大的小花帽。这种小花帽后来我还在和田见过，是姑娘们头上的一种装饰品。在她悄悄朝后顾盼时，我看到小花帽刚好压在她左眉毛上面，显出她是个特别调皮的女孩子。头巾的戴法各人也不一样，有的把头巾从头顶拉到腮上，在下巴下面打个蝴蝶结子，有的把头巾从头心顺到后面拢着辫子。而那个穿黑色连衣裙的姑娘，则把一条红头巾随便叠个形儿放到头上，在轻盈的脚步里，红头巾象片朝霞在头上飘动，帅得很呢！

我们的汽车走近她们，按了多次喇叭，她们好象没有听见，继续大摇大摆的走在路中间。汽车想从左边超过，她们往左边靠，汽车想从右边走，她们的身子又往右边倾。没法子，司机只好刹住车，把脸伸到车窗外面，用维语朝她们说：“姑娘们，请上车吧！”她们这才噗哧哧地笑了起来，象群快乐的燕子，叽叽喳喳地抢着上车。

穿黑色连衣裙的姑娘上车以后，并不找座位，却站在车门

① 一种半透明的丝质连衣裙。

口，眼睛看着窗外。我坐在紧挨车门的椅子上，可以看清她的脸。她那俏丽的脸庞，象是一轮十五的明月，悬胆似的鼻梁上面，嵌着一对又大又亮的羚羊眼睛^①；眉毛细长，中间用翠黛^②染成一道假眉，把两边的眉毛连接在一起。边城姑娘的豪爽俊俏，一览无余地被勾勒出来了。

“你为什么老看着我呢？”姑娘面对窗外，问我。

我的脸忽的一下热了，暗暗思忖，难道她的耳朵能看见人？俗话说：“美丽的姑娘浑身是眼睛！”此话当真啦。

“你怎么不回答我呀？”她又笑问我一句，仍是没有看我。

我臊得低下了头。这一低头，一双赤脚映入眼帘。我惊讶得目瞪口呆地看了她好一会儿，找到了话题，反问道：

“姑娘，你的鞋呢？”

“喏！”这时她才转过身来，从左腋下拿出一双乌亮的皮靴子给我看。

我说：“你怎么不穿上呀？”

她没有回答，朝着伙伴们说：“姑娘们，下车罗！”

汽车停在城外的桥头上。桥下是一条欢跳的小河。姑娘们下了车，跑到河边上，洗脚穿靴子。她们穿上靴子，挽着手儿，搂着脖子，说着笑着向街上走去。

这时，司机告诉我：维吾尔族姑娘平时不穿鞋，只有赶巴扎才穿。但在从家到巴扎的路上，仍是赤着脚，把鞋夹在腋下，走近巴扎时，找个地方洗了脚，才把鞋穿上。赶完巴扎出来，走到刚才穿鞋的地方，又把鞋脱掉，背到肩上，赤着脚儿走

① 羚羊眼睛特别明亮动人，维吾尔族人常常用它来形容女子的美目。

② 是一种草，榨汁涂眉。维吾尔族姑娘喜欢用它化妆自己的眉毛。

回家。

我们从街上出来时，那一群姑娘已经赶完集，站在桥头等我们，脚上的皮靴子已经脱掉，都背在肩膀上。待她们上了汽车，我问那个穿黑色连衣裙的姑娘：

“你们干吗要这么穿靴子呢？”

“谁知道呢？”她翻动着眼珠子说，“反正我妈从做姑娘那会儿就是这么穿靴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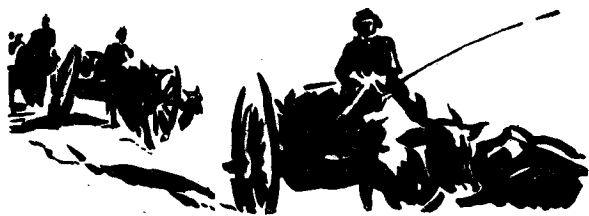
旁边一位姑娘插嘴说：“我妈妈的妈妈也是这么穿靴子的。”

回机场又等了半个小时，飞机才起飞。库车在沙漠西北边沿，和沙漠南边的和田遥遥相望，飞机从库车直线飞到和田，正好切着半个沙漠。太阳已经偏西，飞机顺着光线飞行，沙漠上的景物清晰的映到眼里。出库车不远是沙漠，沙漠上长着一片片芦苇，耸立着一座座沙包；往前是星月般的沼泽地，沼泽地上丛生着小灌木；再往前是胡杨古林，飞机在森林上空飞行，机舱里都感觉到森林的凉意。不多会儿，机窗上反射着一道道白光，阿克苏河从机翼下掠过，塔里木河从机翼下掠过，叶尔羌河从机翼下掠过，和田河在机翼下蜿蜒曲折的闪着光。前面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腹地，机身下面已经袒露出没有草儿、没有树儿、没有水儿、一片金黄的沙海。航空姑娘又从前舱走出来，对我们说：

“高空中一股强大的冷空气，在和田上空和一股热流相遇，使和田下了一场大雨。现在这股冷空气又从和田折回来，在前面的沙漠上，翻江倒海地搅着沙漠，造成一个方圆百十公里的狂风区。大家不必害怕，这条航线上经常出现这种情况，

我们有经验带领大家安全越过它。现在飞机就要爬高了，请大家把安全带系上。”

航空姑娘说完，飞机仰起身子爬高，机身开始颠簸起来。我们只觉得飞机象只往坡上跳跃的青蛙，以高差十多米的跌档，一扑一扑地飞行。接近狂风区了。前头不远的沙漠上，象着了火似地烧起一大片，“火苗”往天上翻卷着。顿时，半个天空烟雾腾腾。机舱暗了下来。狂风卷着沙粒在机窗外冲击，我们已置身于狂风区里。这时，飞机又以几十米的跌档往下跌着。飞机爬高时，机舱里空气稀薄，耳膜压力大，听到的声音很小。飞机往下跌时，耳膜压力减轻，听到的声音大一些。特别是在机身跌到几十米以下时，两只耳朵象突然打开的窗户，哗哗向里流着声涛。“轰隆隆”，“轰隆隆”，外面打着雷，击着鼓，犹如几百枚炸弹在周围同时爆炸。听着这种声音，使人不禁头发都竖了起来。此刻的机身不光是跌跌扑扑，还猛烈地摇晃，象一叶落入骇浪的小舟，就要埋入无底的深渊。飞机发怒了，咆哮了，直着身子，扑着翅膀，向高空飞去。猛的眼前一亮，机窗上洒上一层阳光，飞机已经冲出狂风区，飞到了它的上空。这时，从机窗往下看，下面是一片翻滚的海洋，轰隆隆的声音隐隐约约地从下面传到高空上来。机身又平稳了，航速又正常了。我们飞越狂风区后，于下午七时许到达沙漠南沿重镇和田。



三 长长的高轮牛车队

我很佩服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他曾经到过麦盖提以东的沙海，从南边的和田往西北走过沙漠南部腹地，由叶尔羌河、塔里木河乘舟而下遨游过大沙漠西部的广袤地区，从罗布泊斜穿东部沙漠到达了昆仑山下的若羌。他在塔克拉玛干探险的时间之长，足迹之广，是其他那些到塔克拉玛干旅行的外国探险家不能相比的。但那一次，在麦盖提以东的沙海里，他的一个旅行队几乎全军覆没，他自己也差点不能生还。

时代已发展到了现在，条件有了很大的不同，我决计循着斯文赫定的足迹，到麦盖提以东的沙漠走一趟。那年七月十日，我从和田乘飞机，经过沙漠南沿的墨玉、叶城、莎车上空西上，在喀什机场降落，住在现今作为喀什市的一部分的疏勒。疏勒建城于唐代初年，距今已有一千四百多年的历史，是“丝绸之路”南道和中道交叉点上的要驿。我在疏勒停留的日子，游览了喀什噶尔河的上游和中游绿洲。这里阡陌纵横，村庄密集，是维吾尔族人口最集中的地区。

七月十八日，我乘汽车沿着沙漠南沿往东走，跨过叶尔羌河，到达六十五年前斯文赫定宿营的麦盖提。如今的麦盖提，已由当初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庄，变成一个新兴的城市，人口数万，马路纵横，高屋耸天。夜色里，它放射出来的电灯的光焰，照亮了好大一片天空。扑面而来的，除了工厂马达的轰鸣声，还有刀郎舞曲的甜美旋律。原来，麦盖提是新疆刀郎舞之乡，这里的男女老少都会跳刀郎舞。女孩子还在摇篮里，妈妈就教她挥手摇眉了。小伙子要是不会跳刀郎舞，姑娘是不会爱他的。有这么一个故事：一个外地来的小伙子不信这一套，他以为自己有一副英俊仪表，有大学毕业学历和在县立中学获得的模范教师称号，姑娘们自然会来向他送秋波。他等到三十岁，没有一个姑娘赐给他这种恩惠。他沉不住气了，赶紧去参加麦西莱甫^①学跳舞。从此以后，每天夜里他的门前姑娘的歌声不断。

在麦盖提东边的沙漠边缘有个名叫英尔曼的地方，它是斯文赫定进沙漠的第一个宿营地，现在那里建设了一个现代化的军垦农场。

英尔曼，古维语的意思是两条路的交叉点。据说这个岔路口，交叉着两条路，一条通向绿洲，这是生的道路；另一条通向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这是死的道路。一九五〇年，解放军某炮团到那里开荒种地时，麦盖提的老乡们曾拦住他们不让去，怕他们误入“死的道路”。我从麦盖提到英尔曼时，那里已是绿树参天，良田片片。农场的范政委用农场生产的哈密瓜、

^① 歌舞晚会。